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天边“红云”

穿过夏日风雪，踱过古老冰河……在遥远的雪域边关，坚守着这样一群人。他们枕戈待旦，捍卫祖国的和平与安宁，在生命禁区矗立起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。经过风雪的洗礼，他们被阳光授予了独特的“勋章”——高原红。那两朵闪耀着青春光芒的“红云”，成

为他们军旅岁月中最美的印记。“海拔高，境界更高！”本期《士兵面孔》，我们走进高原军人纯净质朴的内心世界，品读他们用忠诚和热血谱写的青春赞歌。

——编者



【人物名片】袁凯，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下士，先后2次荣立三等功。

朝阳如碎金般洒下，为高耸的雪峰镀上了一层金边。辽阔的巴塘草原上，骑兵连开始了一天的训练，战马的嘶鸣声传向天际。

湛蓝天幕下，一道疾驰的身影穿过闪闪发光的溪流，向列队的新兵奔来。

突然，骑手袁凯侧身从马上坠落，在地上翻滚了六七米远。新兵们禁不住一阵惊呼。从草地上站起来，袁凯一边比画着，一边耐心地为新兵讲解坠马防摔的动作要领。

袁凯所在的玉树独立骑兵连，常年驻守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巴塘草原上，平均海拔4200多米。5年前，结束新训的袁凯乘车从河西走廊出发，一路向西来到这里。

初到连队，望着白雪覆顶的群山和狂风呼啸的草原，袁凯的心凉了半截。“我们是荣誉连队，这里没有孬种，来到骑兵连，就要长出骑兵的硬骨头。”入连仪式上，时任指导员范文秀的一句话，点燃了袁凯心底的斗志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当最优秀的那一个。

接下来，高强度的骑术训练让袁凯的双臂肿得拿不起筷子，大腿内侧被马鞍磨得渗血……凭着这股狠劲儿，袁凯仅用40多天就攻克了乘马射击、乘马越障、双刀劈刺等训练课目，过硬的军事素质让连队老班长都竖起了大拇指。

入伍第2年，听说陆军要组织比武竞赛，佩戴列兵军衔的袁凯第一个报了名。有人说他是一时兴起，也有人说他纯属搅局。可时任连长王育龙看中袁凯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，说他是能把青春咬出一道印痕的兵。出发前，连长拍着袁凯肩膀说：“既然选择了，剩下的就是坚持，我看你好。”

集训队里，袁凯年龄最小、军衔最低，但每一个课目他都铆足劲头，冲在最前面。负重越野、隐蔽行军、露天宿营、夺控要点……50多天的集训，他磨破3套迷彩服和2双胶鞋，身上留下7处伤疤，终于拿到了比武入场券。正式比武开始后，袁凯与战友一路闯关夺隘，经过

『铁骑』之美

■樊文斌 文明

36小时连续奋战，取得团体总评第二的好成绩。

载誉归来，9名队员受到战友们热烈欢迎。袁凯胸戴大红花，昂首走在队列最前面。年底评优评奖时，在二等功提名人选里，全连官兵都不假思索地在袁凯的名字后面打上了勾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站在军容镜前，袁凯仔细打量着镜中的自己——粗糙的脸上缀了两朵“红云”，嘴唇皴裂发紫，发际线也升高了不少，实在算不上好看。他攥了攥拳头，摸到了指尖的倒刺和凹陷的指甲。袁凯暗暗苦笑：“这就是老班长们嘴里常说的‘高原烙印’吧！”

“高原很苦，高原很美。”在纵马挥刀、驰骋草原的5年时光里，袁凯终于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——这种“美”承载着高原军人扎根雪域、坚守奉献的忠诚品质，更彰显了高原军人缺氧不缺精神、艰苦不怕吃苦的顽强作风。

骑马走在辽阔的草原上，凝望着巍峨的雪山，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。袁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首《高原铁骑》：“为国镇守三江源，赤胆忠心志不移……”

【人物名片】刘二浩，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下士。

军容镜前，刘二浩望着自己红彤彤的脸蛋，那发紫的嘴角处，浮现出一抹难以掩饰的兴奋。

“你这脸比咱家的‘红富士’还红得快呀！”想起刚刚父亲在视频里打趣自己的话，刘二浩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入伍4年多，这也算是父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认可了自己。

一年前，刘二浩作为驾驶员随部队机动千里执行任务，来到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的喀喇昆仑高原。

上高原没多久，刘二浩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。他时而觉得整个人像是飘浮在空中，时而又觉得一脚踩进了棉花地。

“不行你就给组织打报告下来！”没过几天，连队那部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系的座机中，传来了父亲焦急的声音。

“我可以！”刘二浩一把拔掉了鼻氧管，咬着牙，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。

为了维持体力，他开始强迫完全没有食欲的自己吃饭。一到休息时间，各种高原适应性训练，他一项一项地去试。缓过劲之后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驾驶训练场，苦练驾、修双项本领。车上的方向盘，都被他在急转调头等科目上磨得光滑油亮。

“红富士”熟了

■房正 邹文川



年底，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刘二浩被推选为连队近10年来最年轻的驾驶员班长。宣布命令那天，他特意叫战友为他拍了一张照片，准备寄给父亲。照片上，他黑里透红的脸上，还留着没

得及刮掉的粗短胡茬。

那天，高原夜空静谧。哨位上的刘二浩望着点点繁星，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他记得，当自己告诉父亲想要参军

时，父亲面露惊讶，直摇头：“你这么瘦弱，能行吗？”

刘二浩没有吭声，默默开始了自己的健身计划。3个月后，他体检顺利过关。

9月，园子里的苹果熟透了。人武部门门口，父亲将自家种的“红富士”一个劲儿地往刘二浩的包里塞。阳光下，“红富士”红得耀眼。大巴开动时，刘二浩看见父亲转过身去，狠狠地抹了一把泪。

从河北开往西北边陲的列车上，刘二浩好几次拿出“红富士”看了又看，眼泪不禁在眼眶里打转。那一年，他18岁。他知道父亲在担心什么。

新兵下连后，刘二浩被分到机枪手岗位。因单位需要，一年后他又转岗到驾驶员岗位。用指导员陈成的话说，刘二浩可能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，但肯定是最努力的那一个。为了握枪更稳，刘二浩往地上一趴，一个腹式呼吸训练都能练一上午。为了顺利通过特种驾驶考核，躺在床上的他，手上常常不停重复着打方向盘的动作。

两年下来，他不仅身体变结实了，还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能。如今，刘二浩的脸红彤彤的，像极了家乡熟透了的“红富士”。在寄给父亲的那张照片背面，他认真地写下一句话：“我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，别再担心我，爸！”

心中秘密

■王美玉

【人物名片】彭毅，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中士，连续3年荣立三等功。

3000米越野跑的终点，官兵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热辣的阳光把他们黝黑的脸庞照耀得闪闪发亮。连长索朗群培满意地注视着全连官兵，当即宣布了月训练考核成绩。

“彭毅荣获本月度军事比武考核5个单项第一！”话音刚落，队列里便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彭毅露出腼腆的笑容，脸颊上泛起红晕。

回到宿舍，彭毅第一时间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：“妈，我这个比武成绩很好，这就申请休假，回家看您。”自从父亲去年病逝后，远在老家独自生活的母亲一直是彭毅的牵挂。今年春种时，母亲不小心摔伤，这让彭毅更加放心不下。

就在这时，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不期而至。彭毅左右为难。母亲多次打来电话，劝说他安心留队备赛。没过多久，彭毅随队前往海拔4500多米的驻训场参加集训。从打座板坑到调整计算器，从练习口令到装填炮弹，他每天都全力以赴。驻训场上烈日炎炎、飞沙走石。一周下来，彭毅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嘴唇也裂开了口子。

平时周末，彭毅总要陪母亲视频聊天。可那一次，视频电话刚要接通，手机屏幕里突然映出自己被紫外线灼伤后布满晒斑的脸。彭毅不由得惊了一下，瞬间将视频聊天切换成语音通话。

那段时间，每当母亲提出想视频看看他时，他总会以山上信号不好为理由搪塞过去。时间久了，彭毅感觉很内疚，他知道母亲此刻一定特别担心自己。

彭毅请战友帮忙拍了一张照片，又托高中同学用修图软件进行处理后，发给了母亲。照片上，彭毅手握钢枪昂首挺立，身后耸立着洁白的雪山。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把照片放大后，还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

原来，同学后期修图时忘记处理手部细节，结果彭毅的双手就这样真实地呈现在母亲眼前。

这是怎样的一双手啊！又黑又糙，如同松树皮一般，皴裂的皮肤上还结着血痂。母亲总算明白儿子为何躲着她了。

彭毅所在的边防团驻地海拔4000多米，一个小小的感冒有时都会引起严重后果。边防的苦，彭毅对母亲只字不提。这些年，他将每个月的大部分工资按时寄回家，帮助父母翻新了家中旧房，还总是惦记着父母的吃穿用度……在母亲眼里，彭毅不仅是孝顺懂事的好儿子，更是一名好兵。这些年，一封封捷报飞进家门，父母与他一同分享了成长的喜悦：各类比武名列前茅，先后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，荣获4次嘉奖。

驻训回来后，彭毅的脸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他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。“儿子，好好工作，妈永远支持你！”视频那头，母亲绽开了笑容。彭毅连连点头，而他偷偷藏起来的小秘密，也被母亲永远藏在心底。

长征

摄影：崔运红 樊文斌 邹文川
王美玉 于凤鸣

第5521期

天路车辙

■谢文奎 王宁

【人物名片】蔺花，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旅二级上士。

喀喇昆仑，白雪皑皑，阳光清澈。雪山与峡谷间，一条蜿蜒的长路延伸向远方。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旅为边防运送物资的车队又一次驶上天路。

“花姐这次和我们一起上高原！”这消息一会儿工夫，就像传达口令一样传遍整个车队。

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“花姐”的，是该旅勤务保障营卫生队的救护员兼驾驶员蔺花。在高原汽车兵眼中，蔺花是千里运输线上的“快乐使者”。此时，她正娴熟熟练地驾驶着一台大卡车，随车队行驶在新藏公路上，戴在左臂上的红十字标志分外醒目。

路在山之巅，行在云之下。车队一过219国道105道班，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公路便陡然跃升。在开过一处积水路面时，车身右后侧突然一声巨响，泥水飞溅到车窗上，遮住了视线。“轮胎爆了！”蔺花心中一惊。她向右紧打一把方向，为后面的车让出了道路，然后立即熄火停车。

打千斤顶、卸轮胎，两根近1米长的撬棍在她双手间来回舞动。不到一刻钟，蔺花和战友一起换好了轮胎。她朝冻得生疼的手指不停地哈气，又轻轻地搓着红彤彤的脸颊。在雪山映衬下，那两朵“高原红”显得格外灿烂。

8年前，22岁的蔺花从护理专业毕业后选择了参军入伍。作为医疗救护



员，她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护理技术，还通过驾驶员训练考试，成为旅里唯一一名兼职女驾驶员。

每次旅途都很辛苦，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温暖的微笑。休息间隙，她背上小药箱在车队间来回穿行，把清凉油、丹参丸等药品送到战友手中。

再次跳上车，蔺花集中精力，小心翼翼地往前开。她知道，翻过眼前这座雪山，前方便是甜水海至多玛的危险路段。将近300公里的路几乎全部穿行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之间，坑洼不平的路面加上强烈的高原反应，常令车队战友们感到心烦意乱、身体不适。

车队安全驶过危险路段后，在一片空旷地域组织休息。蔺花摘下军帽，梳理了一下齐耳短发。然后，她把手扩成喇叭状，唱起歌儿为大伙儿解闷。唱着

唱着，她的脸颊上升起一层红晕，尽管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但越来越响亮。

突然，有位初上高原的新兵侧身倒地，失去知觉。蔺花迅速从车里取出氧气瓶对他进行急救，10多分钟后，这名新兵逐渐苏醒过来。

历经7天，在这条充满艰险的天路上，蔺花和战友们顺利完成了运输任务。返程登车前，蔺花回望边关哨所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心中涌起一股热流，眼眶不禁湿润了……

对于蔺花来说，天路爱相随。今年年初，她和同是高原汽车兵的一级上士吕超喜结连理。行驶在喀喇昆仑之巅的天路上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，但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那就是将物资及时送达边防连队，然后平安下山，与爱人团聚。